

十六

五編卷五十五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遞銜條州判苦求情

却說馮中書當下聽了梅老公祖及勞老先生一番問答。心上想道：這箇人竟其絕無一毫國家思想。只要保住他自己的功名產業。就是江南全省地方統通送與外國人簡捷。與他絕不相干。但是百姓好做順民。你這個官將來却無用處。魯達拒秦齊橫入海皆知誰不曉得中國的天下都是被這班做官的一塊一塊送掉的。祖宗垂訓。不可以尺寸地與人。豈知傳至今日。他如今還說出這種話來。豈不可笑。世修降表。正由一箇人肚皮裏正尋思着。忽又聽得梅颺仁說道：勞老先生江南地方被外國人拿去。倒是一樣不好。勞主事忙問何事。梅颺仁道：不是別的。只有我們這一位制憲實實在在。不好伺候。他一到任。我就碰他一個釘子。這幾個月兄弟總算跟定了他走的了。聽說他還是不高興。我你想我們做下屬的難不難。作威作福。使屬吏如此。流勞主事尚未開口。馮中書搶着說道：這個老公祖倒可以無須慮得的。如今他是上司。你是屬員。等到地方屬了外國人。外國人只講平等。沒有甚麼大人卑職。你的官就同他一般大。上頭祇有一個外國皇帝。你管不到他。他也管不到你。你還處他做什麼呢。貴與外國人免替犬馬。梅颺仁聽了似信未信。未曾開言。又是勞主事搶說道：我原說與齋兄的。宗旨同我。們外孫一樣。這平等的話。我這外孫子也是常常說的。馮中書聽了格外生氣。年一個是鬚髮青。一個是鬚髮青。

前究竟因他上了幾歲年紀。又是一鄉之望。奈何他不得。只得忍氣吞聲。草草把酒席吃完。各自分散。自此以後。這梅鵬仁竟借此聯絡商人。捐了無數的款項。把地方上什麼學堂等。一切可以得維新名譽的事情。却也辦了幾件。肯與地方上辦幾件新政。雖非他。又自己愛上稟帖。長篇大套的。常常寫到制台那裏去。等到時候久了。上頭也就回心轉意。說某人還能辦事。雖緣年少喜事。究與列公有所不知。凡是做官的。能毅博得上司稱讚。這們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果然不到三個月。藩台掛牌。把他升署海州直隸州。梅鵬仁得信之下。好不興頭。立刻親自進省謝委。省裏回來。那個委署六合縣的。也就到了。梅鵬仁忙着交卸。帶了家眷幕友家丁。運到海州上任。海州這個地方。緊靠海邊。名為要缺。其實從前並沒有什麼事情。直至近兩年來。有些國度。總想霸佔我們中國的地方。為公之計。惟自開商場以為抵制地步。不時派了兵船。前來中國江海一帶口岸。往來巡弋。每到一處。又不就走。有時候還要派人上岸。上來的人。多多少少。也不能定。不說是測量形勢。就說是操練兵丁。未曾照會地方。擅行登岸。作種種封疆大吏。尚且拿他無可如何。至於地方官。更不消說得了。主權日替。開話少。敘且說梅鵬仁到任之後。剛剛纔有一月光景。他所管的海面上。忽然來三隻外國兵船。一排兒停住了不走。第二天。大船上派了十幾名外國兵。一齊坐了小划子下來。後頭還跟了通事。走到岸上。向鋪戶買了許多的食物。什麼雞鴨米麥之類。買好了。把帳算清付了錢。仍舊坐了小划子。回上大船。並沒有絲毫騷擾。和平之世。外國兵官約東有些鋪戶。見是外國人來買東西。故意把價錢多說些。因而倒反沾兵丁尚嚴斷無騷擾之事。

光不少。還望他第二天再來買。這個檔口。便有人飛跑送信到州裏。說是海裏來了三條外國兵船。不知是做什麼來的。州官梅颺仁聞報。不覺大吃一驚。不諳外交自然馬上請了師爺來商量對付的法子。又說這來的兵船。倘或他們要同我們開仗。我們這裡毫無預備。却怎麼是好呢。亦並無開罪之處。外國人一面看急。一面又叫人去知會營裏。倘或開點事情出來。只好請他們先去抵擋抵擋。言就來甚覺可笑。梅颺仁只顧忙亂頭上的汗珠子。早已有黃豆大小滾了下來。師爺見了他這副發急樣子。又好氣又好笑。連忙勸他道。現在頂要緊的是先派個人到船。問他到此是個什麼意思。倘若路過。這裏沒有什麼舉動。彼以禮來。我以禮往。也不必得罪他們。但是也得早早請他離開此地。以免地方上百姓見了疑懼。還是師爺有主意。否則豈不冒昧致禍乎。倘或是另有別的意思。他們船上的大砲。何等利害。斷非我們營裏這幾個老弱殘兵。可以抵擋得住的。必須快快打電報。稟明上頭制台。請示辦理。惟有備則無患。遠水亦救不得近大。梅颺仁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聽了師爺的說話。甚是中聽。立刻照辦。但是一時又不曉得是個怎麼辦法。誰有這個膽子。敢到他們船上去呢。胆小如龍。豈能担当重任。師爺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們派個人去。是決計不要緊的。梅颺仁便問派什麼人去。師爺想了想。說東家是一縣之主。去了不便。而且這些船上都是外國人。本衙門裏沒有繙譯。現在只好借重州判老爺。同了學堂裏英文教習去走一遭。今日辦一事。明日辦一事。問他個來意。便好打電報到南京去。梅颺仁道。是極是極。馬上叫人至有事勢。尚可幫助一臂。問他個來意。便好打電報到南京去。梅颺仁道。是極是極。馬上叫人把州判老爺請了過來。把這話告訴了他。請他辛苦一遭。州判老爺生恐外國人拿他宰了一

味推三阻四

州官一畏尾與

先說晚生不懂得外國話梅麗仁道有繙譯州判還想說別的齊巧

請的那位英文學堂教習也來了問知來意幸喜他讀過幾年外國書人還開通又聽得這事

不會白做的將來州官總得另外盡情馬上答應說應得效勞又幫着勸了州判老爺一番方

允一全前去

強鄰直逼處此非盡撤去大小官員改派一班維新志士斷難於外人與文道

州判老爺跟了教習走出來上轎一頭走

一頭說道外國人是個什麼樣子我兄弟還是小時候在洋片子上照見過兩次到底同我們

中國人一樣不一樣見了他要行個什麼禮我們一上船該用個什麼手本還是怎麼說老爺

惟於此種禮節上講究此外一無所知

教習道外國人不過長的樣子是個高鼻子摳眼睛說的話彼此口音不

同此外原同中國人一樣的

不說明幾疑為三頭六臂

老父台見了他只要拉拉手也不消作揖也不消磕

頭只要拉拉手就好了但是拉手切記用右手同他拉千萬不可拉左手是要得罪他的州判

老爺道得罪了他便怎麼樣可是他就同咱打仗

煩問得語無倫次誰耐

教習道那亦未見得不

過像煞不敬重似的你想你不敬重他他心上會願意嗎州判老爺道我往常聽見人說外國

兵船上無論那裏都裝的是駁只要拿手指頭往桌子上一戳就轟的一聲立刻把人打死那

年李中堂放欽差出去也不知到了那個國度人家礮船上請他吃飯他一點沒有預備跑到

人家船上問那兵官說着話一言不合那個帶兵官拿起茶碗往桌子上一摔登時一個紹興

壘一樣大的礮子彈了出來幸喜我們老中堂坐的地方偏了一點沒有打中身上你說險不

險呢

齊東野人之語也

這事一則是老中堂的福氣大二來也虧他老人家從前打長毛打捻子見

多識廣。大礮的聲音。耳朵是聽慣的了。見了這個樣子。只微微的一笑。並沒有說什麼。道為使之

泰山奔於前而不變。康鹿與於後而不懼。方可折衝。那船上的兵官。見一礮打他不中。心上反

覺過意不去。翻過來好好的送他上岸。第二天就辦了許多金珠寶貝。到老中堂跟前求和。老

中堂允了他的和。准了他五口通商。所以如今纔有了這些外國人。我說的可是不是。西與三

家村一老學堂究講。我如今不怕別的。單怕他開礮。我是自小被礮仗嚇壞了。往常聽兒放鞭放

礮。總是護着耳朵的。教習聽他引經據典。說得津津有味。心上着實可笑。也不同他計較。便道

中堂大官。所以船上開砲迎接他。我們去是不開砲的。你去見他。也用不着什麼手本。拿張片

子到了船上。我替你傳話就是了。多一泡話。說引了許。說着一同出來。上了轎。坐了轎子。一直

擡到海邊上。小划子早已預備好了。州判老爺雖說有教習的。他壯着膽子。走到海灘下了轎。

依然戰戰兢兢的。賽如將要送他上法場的一樣。扶上划子。船小人多。不免東搖西蕩。又把他

嚇得啊。哨皇天的。叫伏在一個人的身上。動也不敢動。舟齊桓公尚懼蔡姬。潘好容易撐近大船。

扶他上梯子。他擡頭一看船頭上。站着好幾個雄糾糾。深目高鼻的外國兵。更把他嚇得索索

的抖。兩隻腿上。想要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忙找了三四個人。拿他架着。送到船上。他此時魂靈

出竅。臉色改變。早已呆在那裏。撥一撥動一動。連着片子也沒有投。手亦忘記拉了。魯子敬單

了未戲劇上形容過甚罷。幸虧那個教習。擋在頭裏。一到船上。同人家拉過手。就打着英國話問

人家那裏來的。到此是個什麼意思。船上人回答出來。纔曉得並不是英國來的兵船。幸虧英

國話是普通的。大家都還懂得兩句。船上的帶兵的還是個提督職分。聽說中國官派人來問他蹤跡。他也打着英國話說。我們路過這裏。想上去打獵玩耍兩天。就要開船的走。並沒有什麼意思。你們不必驚慌。外國人雖非我族類。然亦斷無違背公法之理。一經誤會。偶然開罪。必致釀成交涉重案。教習把話問明白。亦就

同人家拉了拉手。攬了州判老爺下船。州判老爺自從上船。一直也沒有同人說一句話。此時

回到小划子上。定了一定神。方算是魂靈歸竅。拿手把頭上的汗抹了一把。說道。出娘肚皮。今

兒是頭一遭。可把我嚇死了。這官簡直不是人做的。胆大天下。去得教習也不理他。只瞧着他

覺着好笑。他見人家不理他。又搭訕着說道。聽聽說得外國人如何如何。其實也有說有笑。狠

好說話的。中國人膽小。皆因從小被父兄將小教習道。既然如此。老父台為什麼不同他攀談

攀談呢。州判老爺把臉一紅。道。他同我言語不通。叫我說什麼呢。教習道。不要緊。有我替你傳

話。州判老爺道。同你到這裏。已經勞你的神了。還好再打攬你麼。我兄弟心上愈覺不安了。逃生便說着划子靠定了岸。他倆仍舊坐轎進城。銷差見了州官。州判老爺胆子也壯了。張牙

舞爪有句沒句。跟着教習說了一大泡。要你開口時偏不敢開口。等到把話說完。梅鵬仁方纔

明白。此番兵船的來意。於是一塊石頭落地。又想道。外國人來到這裏。雖然沒有什麼事。也樂

得電稟制台知道。顯得我們同外國人也還聯絡。所以纔會偃旗息鼓。平安無事。蒙上冒功。倒

主意打定。請教師爺。師爺亦幫着他說。狠好。連忙找出電報。編新寫好碼子。叫人去打州判

老爺。又求着把他親自到船上。見洋人周旋的話。叙上。梅鵬仁應允。官報上說得天花亂墜。皆

州判老爺請安謝了一聲堂翁栽培。然後鼓舞歡欣。跟了請來做繙譯的那位教習一同出
去。梅鵬仁親自送了出來。祇同教習說道。以後還要仰仗。也知自己功名富貴。在此人身上。當教習道。理應效勞。
霎時別去。且說電報打到南京。制台一見上面。叙着有三隻兵船。登時大驚失色。虛事重報。自然要吃驚。
及至看到後半。業已問過無事。臉色方纔平和下來。忙傳通省洋務局總辦上院斟酌辦法。這
位制台是向來佩服外國人的。洋務局老總也就迎合着憲意。回道。如今不問他是做什麼來
的。既然他們老遠的從外國跑到我們中國。總之他們是客。我們是主。這個地主之誼。是要盡
的。不問以越入界限之罪。倒反制台道。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曉得的。來是個什麼人。洋務
局老總道。梅牧電報上原說是個水師提督。制台道。是啊。提督是個什麼職分。在我們中國。是
武一品大員。可以節制鎮道。連你老哥都要歸他節制的。現在就拿我們的官來比。他來了
他方上。文武統通。應該出境接纜。是以外國兵船時常在海上游弋。倘概現據梅牧的來電。看起
來。直到派了繙譯上船。問過方纔知道。可見地方上預先就沒有一點預備。這班地方官也總
算糊塗極了。據兄弟的意思。趕緊回個電報給梅牧。叫他連夜預備一座公館。請他們上岸來
住住一天。供應一天。此例一開。將來責備愈多。何以善其後。梅牧是地方官。這錢說不得要他賠。兩文賠的多了。
我們再調劑他。等他好放心。竭力去辦。我們這裏再發一隻兵輪去。算是我特地派了去接他
們。到南京來盤桓幾天的。如此。或者叫他們心上歡喜。你老哥以為何如。自然要嬌枉過正。洋
務局老總自然是順着他說好極。准定遵照大帥的憲諭辦理。制台立刻就同洋務局老總營

面擬好一個電報知會海州梅牧一面傳令派了一隻兵輪連夜關足機器逕向海州進發。添足皆因當時左右無人是未曾阻止說海州知州正在衙內同一班老夫子商量辦法忽然接到制憲回電見是如此便也不敢怠慢立刻叫人到學堂裏仍把那位教習請到請他到船上傳話就說制台有電報請貴提督到岸上居住已由梅知州代備寬大房屋一所那船上提督便道我們來此非有他意上次即已言明雖承貴總督美意敝提督實實不願相擾況且我們的船再過一兩天就要離開此地的決計不要貴州梅大老爺費心。春秋大夫無外交况外國兵斷不受地教習見洋人不願到岸上居住便也由他回來回復了梅鵬仁梅鵬仁得了這個信方供給甚是為難若是依了洋人隨他住在船上深恐怕制台說他不曾應酬如果再叫繙譯到船上去說又怕洋人討厭想來想去不得住意。地以順承上司為見好這個擋口齊巧省裏派來的兵船到了船上的管帶是個總兵銜參將姓蕭名長貴。此種武官與外官人到了海州停輪之後兩相形未免見繼到了海州停輪之後先上岸拜會州官梅鵬仁接見之下蕭長貴當把來意言明又說兄弟奉了老師的將令叫兄弟到此地同了老兄一塊兒去到船上稟見那位外洋來的軍門兄弟這個差使是這位老師到任之後纔委的頭尾不到兩年一些事兒不懂都要老大哥指教。你去請教到他梅鵬仁道真是問道於盲梅鵬仁道豈敢蕭長貴道兄弟打省裏下來的時候老師有過吩咐說那位外國來的帶兵官是位提督大人咱們都要按照做屬員的禮節去見他你老大哥還好商量到是兄弟有點為難依着規矩他是軍門大人咱是標下就應該跪接纔是。武官見上司如奴隸見主輕梅鵬仁道現在又武重文之風不改何以自強

不要你去接他。只要到你船上見他就是了。有些見識蕭長貴道：「兄弟此來原是老師派

了兄弟專到此地接他來的。怎麼不是接？非但要跪接而且要報名。等他喊起去。我們纔好站起

來。這個禮節兄弟從前在防營裏當哨官。早已熟而又熟了。大約按照這個禮信做去。是不會

錯的。所謂一介武夫自視亦輕於草芥梅鵬仁道：「要是這個樣子。我兄弟就不能奉陪了。我們地方官接欽差

接督撫。從來沒有跪過。如今咱倆同去。我站着。你跪着。算個什麼樣子呢？蕭長貴道：「做此官行

此禮。我倒不在乎這些。梅鵬仁道：「就算你行你的禮。與我並不相干。但是外國人既不懂得中

國禮信。又不曾說中國話。你跪在那裏。他不喊起去。你還是起來不起來。處得蕭長貴一聽這

個話。不禁拿手抹着脖子為難起來。連說：「這怎麼好？」為難梅鵬仁道：「不瞞老兄說。這船上本來

我兄弟也不敢去的。有我這兒繙譯去過兩盞。聽說那位帶兵官。狠好說話。所以兄弟也樂得

同他結交。結交來往來往。況且又有制憲的吩咐。兄弟怎好不照辦？現在也不好叫你老哥一

個人為難。兄弟有個變的法子。既經拗他不過也只好替他想想个兩全法子蕭長貴忙問：「是個什麼法子？」梅鵬仁道：

「你既然一定要跪着接他。你還是跪在海灘上。等我同繙譯先上船見了他們那邊的官。我便

拿你指給他看。等他看見之後。然後我再打發人下來接你上船。你說好不好？」蕭長貴聽說。立

刻離坐請了一個安。說多謝指教。武人容易弄兄弟准定如此。梅鵬仁道：「可是一樣。外國人不作興

磕頭的。就是你朝他磕頭。他也不還禮的。所以我們到了船上。無論他是多大的官。你也只要

同他拉手就好了。得關切蕭長貴道：「這個又似乎不妥。雖然外國禮信不作興磕頭。但是咱的官

同人家的官比起來。本來用不着人家還禮。自視一無重輕。自然依兄弟的意思。還是一上船就磕頭。磕頭起來。再打個千的。為是梅鵬仁見說他不信。只得聽他馬上吩咐伺候。同了繙譯上船。剛上得一半。這裏蕭長貴早跪下了。等到梅鵬仁到船上。會見了那位提督。纔拉完手。說過兩句客氣話。早聽得岸灘上一陣鑼聲。只見蕭長貴跪在地下。雙手高捧履歷。口拉長腔。報着自己官銜名字。一字兒不遺。在那裏跪接大人。外國人笑中國人為頑固守舊。梅鵬仁在船上瞧着。又氣又好笑。等他報過之後。忙叫繙譯知會洋官。說岸上有位兩江總督派來的蕭大人。在那裏跪接你呢。洋官聽說。拿着千里鏡。朝岸上打了一回。纔看見他們一堆人。當頭一個。只有人家一半長短。能做矮子。纔能夠出人頭地。洋官看了詫異。便問誰是你們總督派來的蕭大人。繙譯指着說道。那個在前頭的便是。洋官道。怎麼他比別人短半截呢。繙譯申明他是跪在那裏。所以要比人家見短半截。真是見所未見。又說這是蕭大人敬重你。他行的是中國頂重的禮信。洋官至此方纔明白。忙說幾句客氣話。無非是不敢當。叫他起來。請他上船的意思。繙譯繙了出來。梅鵬仁便派人招呼他上來。一霎蕭長貴上了大船。繙譯便指給他說。那位是提督。那位是副提督。那位是副將。蕭長貴立刻在地下。先給提督磕了三個頭。起來請了一個安。只見他從袖簫管裡掏了半天。摸出一個東西來。繙譯在旁邊看得明白。原來是一套華洋合璧的履歷。倒很拜服。他想得週到。外國人不用這。個何必開此例。只見他倏地朝着洋提督跪了一隻腿。拿履歷高高舉起。獻了上去。洋提督不曉得他拿的是什麼東西。忙問這邊同來的繙譯。繙譯同他說。方才纔親

自離座接了他的履歷一種恭順之氣外蕭長貴至此亦把那隻腿伸了起來又同什麼副提

督副將見禮仍舊是磕頭請安雖然人家不還禮幸虧他臉厚並不覺得難為情屈膝窮楚古

為之何一一見完之後方趨前一步站着同洋提督說話洋提督同他說話請他坐他說標下

理應伺候軍門大人軍門大人跟前那有標下的坐位洋提督再三讓他方纔斜簽着臉坐了

一點椅子邊官時練習好的洋提督說話他不懂都是繙譯代傳繙譯聽了洋提督的話答應

也司他亦坐在一旁高聲應是人家見他好笑他也並不覺得做不出笑了只聽他又朝着洋

提督說道回軍門大人的話標下奉了老師的將令派標下來迎接軍門大人到南京去盤桓

幾天我們老師曉得軍門大人到了馬上叫洋務局老總替軍門大人預備下一座大公館棧

糊房子掛好字畫掛燈結彩足足忙了三天三夜總求軍門大人賞標下一個臉標下今日就

伺候軍門起身待說江督在南京設立迎賓館專為接說完之後繙譯照樣繙了一遍洋提督

道我早已說過再過上一禮拜就要走的另外還有事情到別處去多承你們總督大人費心

我心領就是了蕭長貴聽洋提督不肯進省忙又回道軍門若是不到南京我們老師一定要

說標下不會當差使所以軍門動了氣不肯進省現在求軍門無論怎樣幫標下一個忙給標

下一個面子等我們老師看着歡喜將來調劑標下一個好差使標下是一家大大小小都要

供你老人家長生祿位的借已結外人為干求調劑地步說完又請了一個安於是繙譯又把

話繙了一遍洋提督聽完笑了一笑叫繙譯同他說你們不必強留我南京我是決計不去的

蕭長貴見他心上甚是懊悶。便道：「既然軍門大人不肯賞臉，亦是沒有法子的事情。標下是奉了老帥將令，到此伺候軍門大人的。軍門大人有什麼差使，儘管派下來，等標下去辦。」洋提督也同他謙遜了兩句。梅鵬仁又當面虛邀他到岸上去住。又說公館一切早已預備妥貼，無奈那洋提督只是不肯下船。大眾見無甚說得方纔，一同辭別下船。梅鵬仁自己回衙理事。蕭長貴却不敢遲回南京。天天還是拿着手本，早晚二次穿着行裝到洋提督大船上請安。中國設兵船不過伺候上司迎接要差，豈真能與外國人見仗乎。洋提督辭過他幾次，他不肯聽，也只得聽其自然。洋提督原說是七天就走的，却不料到第五天夜裏，蕭長貴止在自己兵船上睡覺，忽聽得外面一派人聲，接着又有洋鎗洋礮聲音，拿他從睡夢中驚醒，直把他嚇得索索的抖在被窩裏，慌作一團。想要叫個人出去問信，無奈上氣不接下氣，掙了半天，還掙不出一句話來。如此無用之人也。為管帶敵械乎？正在發急時候，忽然一個水手從船頭上慌慌張張的來報信道：「大人不好了，有強盜。」蕭長貴一聽強盜二字，更嚇得魂不附體。馬上想穿褲子逃命，急忙之中，又沒有看清，拿褲腳當作褲腰穿了半天，只伸下一隻腿去。那一隻腿抵死伸不下去，他急了，用力一登，豁拉一聲，褲子裂開了一大條縫。至此方纔明白穿倒了，重新掉過來穿好，把長衣披在身上，來不及鈕扣子，拿紮腰攔腰一捆，拖了一雙鞋。形容得淋瀝盡致。手下的兵丁還當是大人出來打強盜哩，拿了手鎗上前遞給他。他只聽他悄悄的同旁邊人說道：「強盜來了，沒有地方好逃，我們只得到下層煤艙裏躲一會去。」說完往後就跑。見強盜如此害怕，一遇幸虧走得不多幾步，船頭上的水手

又趕來報道好了好了。所有的強盜都被洋船上打死了。還捉住十幾個。請大人放心。沒有事
了。國家養兵於平日。原欲擒盜。而衛民生。今一至此。蕭長貴方纔把神定了一定。站住了脚。
問旁邊人道。我現在可是做夢不是。且盜來反。將外兵去。賊盜真叫做。吃糧不管事。至此蕭長貴方纔把神定了一定。站住了脚。
說什麼強盜已經捉住的話。可是真的一個水手道。怎麼不真是標下親眼見的。一共捉住有
十二三個哩。蕭長貴道。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不要還有人躲在黑影裏。我們出去。被他宰了。白
白的送了命。那可不是玩的。岳武穆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可致。我看還是不出去。
問信的為是。就是出了什麼盜案。都是地方官的處分。我們是客官。何苦往自己身上拉呢。你
們也快快息燈睡覺。把艙門關好。要緊要緊。說罷。他老人家先自脫衣上床。仍舊歇下。兵丁們
亦樂得省事。於是大家安睡了一夜。主將怕事。下屬次日起來。向來蕭長貴到洋提督船上稟
安。總是每早七點鐘就去的。這天怕去的早了。路上遇着什麼強盜的餘黨。恐防不測。特地又
緩了一個鐘頭纔去的。等到蕭長貴到了洋提督大船上。海州梅鵬仁亦早已來了。原來這天
晚上洋提督船上捉住了強盜。強盜我到外國兵船。次日一早。就叫人到城裏送信。梅大老爺
一想。捉住了大盜。地方官是有保舉的。慈人感事。全無一點。所以一得信。就趕着出城。到船上
求着。把強盜帶回城裏審問。幸虧那位洋提督。並無一點為難的意思。立刻把十三個強盜統
通交給了梅鵬仁。又怕路上或有閃失。特地派了八名洋兵幫着解到城裏。蕭長貴一見強盜
果然拿着。登時膽子壯了起來。立刻回船也派了幾名兵幫着護送。以為將來邀功地步。臨事

爭奪恐後。當下梅大老爺督率一班人把強盜解到衙門。打發過洋兵及蕭長貴派來的兵馬。上升堂審問。起先那些強盜還想賴着不認。後來有幾個熬刑不過。只得招了。原來都是積年
的大盜。其餘的見他同黨已招。曉得抵賴不脫。也只有——招認。梅颺仁心上想道。我今天
空拿住了許多大盜。雖然是外國兵船上出力。究竟是在我地面上稟報上去。面子總好看的。
於是心上甚是快活。立刻叫書辦把強盜供狀。叙了文書。申報上憲。又請老夫子詳詳細細替
他做了一個電稟。專稟制台。電稟上先叙此番外國兵船到來。他如何竭力聯絡。竭力保護。以
致那兵船上的提督如何感激他。想報答他。揣摩風言。藏上。司一入。又叙他自從到任之後。
懸賞購線。捕拿巨盜。久已荏苒符絕迹。問閣相安。乃於某日風聞有大股盜匪。道出卑境。卑職先
期商明外國兵船。請其屆時幫助。當荷應允。好在兵船暫時不怕對穿。不料某晚三更時分。據眼線報稱。
該盜窩藏某處。卑職立即督同通班健役前往捕拿。惟是盜黨甚多。盜黨倒不多。卑職深慮所
帶勇役衆寡不敵。像然有介事。因即一面設法誘至海灘。好調。一面密告外國兵船。果蒙協力兜
拿。其得鋪張揚厲。共捕獲積年巨盜一十三名。經卑職帶回卑署。詳加鞠訊。俱各供認。歷年某
案某案。肆行搶劫。不諱。除將供招另文申詳。懇祈憲示遵行外。所有此次外國兵船幫同緝獲
積年巨盜。應如何答謝之處。卑職不敢擅專。理合電稟。乞諭祇遵云云。既不放其功名。又為電
報發了出去。梅颺仁趕忙又親自到洋船上。謝洋提督幫助之力。又說敝縣已把此事電稟制
台。馬上就有回電。制台亦總是感激的意思。想留洋提督多住兩三天。以便稍情地主之誼。洋

提督謙遜了幾句。依舊是不肯久留。梅鵬仁只得告辭回去。且說南京制台接到海州知州梅鵬仁的電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登時臉了露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忽而紅。忽而白。於紅白不定之中。又顯出一副笑容。可見得意到忙把總理洋務文案候補道史其祥史大人請到簽押房裏面商。這位制台是專門講究洋務的。就是簽押房也是洋款擺設。居中擺了一張大菜桌子。一面三把椅子。底下一位是主位。當下史其祥史大人進門。歸坐之後。制台先把海州上來的電報稟給他看過。史其祥一面看一面點頭。看完之後。便問老帥是個什麼主見。雖有總不敢越過他的頭裏制台道。我想此事外國船上的洋兵替我們促住了強盜。還肯交給我們地方官自己審辦。這就是十二分面子。他們既給咱面子。咱們也不可以不顧人家的面子。我想現在既已審問明白。都是積年巨盜。本應該就地正法的。我們如今且不要批下去。電諭海州梅牧。把這些人犯的案件。以及應該得的罪名。詳細叙明。叫繙譯繙成英文。照會過去。應該如何辦法。就他們不死。我們也樂得積些陰德。你道如何。外國人並不欲干預你的內政。你偏太史其祥聽罷。歇了一歇。說道。這是我們內地裏的事情。既是大盜審明之後。就地正法。乃是我们自己的主權。他們外國人本不應該干預的。依職道的見識。還是老帥自己批飭下去。將該盜就地正法。似乎不必咨照外國兵官。還是洋務局老總有些見識。否。至於他們出了力。應該如何答謝。或是電飭梅牧。親到船上一邊代達老帥的意思。或是辦些土儀。如羊酒雞蛋之類。犒賞兵丁。亦無不可。情意兩盡。這是職道愚昧之見。請請老帥的示。可行不可行。制台聽罷。亦楞了一

回說道你的話呢。固然不錯。然而人家顧了咱的面子。咱們一點人家客氣。客氣似乎心上總過不去。我看土儀呢。亦得送這幾個人。怎麼辦法。我的意思。總得讓讓人家。等人家退回來。不管我們再自己辦。那就不落褒貶了。你要不落落外國人褒貶我這是面面俱到的法子。我看還是如此辦得好。史其祥道。這辦案的事實。實在是在是我們自己的主權。那外國人是萬萬不可同他通融的。據理而爭制台一見史其祥還是執定前見。心上恨不高興。便道我兄弟辦交涉也辦老了。這些事還有什麼不懂。你們總是頑固見識。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點不肯讓人。你據意思必須得天下盡但是據你剛纔所說。究不能穀面面俱到。總得斟酌一個兩全的法子。纔好。史其祥笑着說道。強盜歸我們自家辦。就是保守我們自己的主權。再送些土儀給他們。也總算有情分到他們了。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第二條法子。制台聽了。面孔一板道。你這人真好糊塗。我剛纔怎麼同你講的這件事。非往常可比。強盜雖然應該歸我們辦。你不想這回的強盜。是那個拿到的人家出了力。又不想咱們的別的好處。難道連這一點面子。還不給他還成句話嗎。名器不可以借人不如多與之我辦交涉辦老了的。如今倒留個把柄在人家手裏。叫人批評兩句。我可犯不着。誰批誰評你來說說完鬍子一根根跳了起來。坐看不言語。宗音不台史其祥見制台生了氣。一想不妙。怕於自己差使有礙。便暗暗說道。主權不主權。關我甚麼事。用得我乾着急。我起了勁。白得罪了上司。於我有什麼好處呢。謀謂晉無人我但是一時又想不出一個轉灣的法子。躊躇了好半天。只得仰承憲意。自圓其說。道職道的話。原是一時愚昧之